

只为你

心心相印

凉亭读禅

张晓明 著

读文读诗乃至读画，归根结底是在读人。心心相印的田地，才是真人佳境。心闲是道。一尘不染，又对红尘万象不迎不拒，正是禅意……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只为你

心心相印

凉亭读禅

张晓明
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为与你心心相印：凉亭读禅 / 张晓明著. —重庆：重
庆出版社，2008.1

ISBN 978-7-5366-9205-3

I. 只… II. 张… III. 禅宗—研究 IV. B9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69266号

只为与你心心相印——凉亭读禅

ZHI WEI YU NI XINXINXIANGYIN——LIANGTING DUCHAN

张晓明 著

出 版 人：罗小卫

策 划：李 楠

责任编辑：周英斌 万会海（特约）

责任校对：周英斌

装帧设计：章 英 王 琦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：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杭州海得宝图文制作有限公司制版

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：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00mm×960mm 1/16 印张：15.75 字数：261千字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66-9205-3

定价：2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公司调换：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悠悠千古三家村（代序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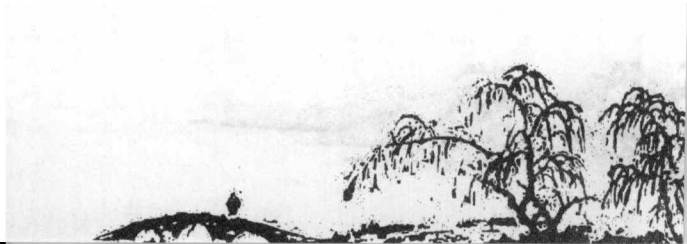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说，一个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抹不去祖先打下的烙印。这烙印就是文化烙印。文化是民族之魂。

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，许多人的反应就是诗、词、戏、曲、琴、棋、书、画，或者拘于时地的民风习俗等等，那些只是传统文化的种种表现，是流而不是源。我们说，一个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抹不去祖先打下的烙印。这烙印就是文化的烙印。

文化是民族之魂。没有文化的凝聚，人再多也不可能成其为一个民族。

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在《论语别裁》一书中说：“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，要讲儒、释、道三家，也就变成三个大店。”

“杂货店”——佛学，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。杂货店这一称谓，是由禅宗六祖慧能下五世法孙仰山慧寂禅师首创的。他说，他这里说禅，因人而宜，“一如有人将百种货物与金宝作一铺货卖。我这里只是杂货铺。有人来觅鼠粪，我亦拈与他。有人来觅真金，我亦拈与他。”



“药店”——道家，社会出了问题，按事物发展规律，顺其自然，予以解决。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之初，都有一个无为而治的阶段，与民休养生息。

“粮油店”——儒家，社会伦理，道德规范，如一日三餐，不可或缺。

有了这三家店，人生和社会所需就全有了。这只是个比喻，其实三家店提供的，是同一类日用必需品：精神食粮。

我以为“三家店”不如“三家村”更为贴切。

因为说到“三家店”就容易想到买卖，想到竞争，想到许多的不如意。

“三家村”就不一样了，它令人联想到的是和谐、宁静、朴实的劳动和子孙后代的衍续，是其乐融融的生命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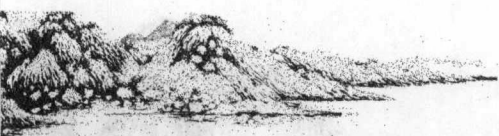
道家和儒家是本土文化，是夏、商、周三代三千年的精神结晶。儒家文化生发于黄河流域，道家文化生发于长江流域。而后一南渐，一北上，涵养中华九州。

正如人体缺什么补什么一样，文化也同此理。儒道两家缺乏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——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以及对种种生命现象的探究。说得准确些，是缺乏系统的关注。于是便外来了佛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你来了还得我需要。同时外来的文化还有好些，最终都没成气候，唯有佛学成了一家人。乃至后来，佛学在它的本土印度热潮过后，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反而是中国和由中国传播的佛学了。

在中国大一统之前的春秋战国，学派蜂起，百家争鸣。而儒家和道家始终居主导地位。到后来，大致也就只有儒、道两家了。

佛教是在中国结束战乱，真正实现大一统的西汉的末期进入中国的。佛教到中国，至今已两千多年。

从西汉到唐，大约五百多年。这五百年间，外来的佛学与本土文化经历了不停顿的冲突、磨合、改造、融会，直到成为地道的中国本土化了的佛学，被士大夫阶层所热衷的佛学——禅宗。除了必修的儒学和兼习老庄，士大夫们无不读禅。虽说还有其他如净土宗等等的存在，但几乎已是禅宗天下（中国佛教百分之九十是禅宗）。乃至野老妇孺动不动也会斗斗禅锋。



禅宗的出现，很快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最先最突出的表现和贡献，是在文学艺术上。传统文化的三家，说儒、释、道三家，严格准确地说，应该是儒、禅、道三家。

传统文化熏染出来的知识分子，始终处于自相矛盾的人格冲突中。儒家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的积极进取之路，而道家则告诉他们如何“无用”“无为”，顺其自然。儒家“亚圣”孟子搞调和，提出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。至于儒、道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“粮店”“药店”作用，那是帝王术，与我们无关，我们管不着。

儒、释、道，三家之“道”无处不在，天天都和我们在一起。春种秋收，吃饭穿衣，待人接物，社会伦理，都是道。道无所不在，而又不为人知。所以《易经》说：“百姓日用而不知。”

有人问马祖道一的弟子大珠禅师：“儒、释、道三教同异如何？”

大珠禅师答：“大量者用之即同，小机者执之则异。总从一性上起用，机见差别成三。迷悟由人，不在教之同异也。”

从宏观把握，三教是相同的，讲的都是人性，自性真心；从细微处着眼，或具体运用，就会有很大差异。角度不同，着眼处不同，则一分为三。只有人自己的迷悟不同，不在于儒、释、道有什么不同。

毋庸讳言，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它的不足之处，正如某些糟粕，某些劣根性。只不过，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永远不可能是个人的意志，只能是历史的取舍。

没有儒家和道家，就不会有中国化了的佛学，更不可能有禅宗。对传统文化必须兼容并作为一个整体了解把握，才谈得上发扬光大。否则就会有失偏颇，支离破碎，大文化就面目全非，不成其为大文化了。

有段时间有个现象，说到传统文化，多说孔子，或兼及说老子、庄子，对佛禅几近不提，似乎稍一涉足就有迷信之嫌。究其原因，实际上是对道家和佛学的一无所知，于是对什么是迷信也一无所知。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，能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不可剥离的内容，自有其深刻的民族心理因素。正如神话传说中我们民族的创造者是女娲，是盘古，而基督教民族是上帝。



我们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如果只有孔子一个人，绝对是谈不上博大，也谈不上精深的。倘若如此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，我们这个泱泱大国，我们的巍巍大中华，还有什么可谈？

我们常说起包括中国在内的，世界上的“儒文化圈”。许多人都以为，儒文化圈里只有儒学一家。其实，这个圈内的各国各民族，对道和禅同样信奉。

“儒文化圈”只是代名，总体来说，还是“三家村”文化圈。

儒、释、道三家，从不同的角度，以不同的方法，锻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，同时也创造出我们独有的文化艺术。正因为是民族的，才成为世界的。了解艺术化了的禅宗，有助于了解儒家、道家的艺术观，有助于了解民族文化的整体，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。如果说对儒家、道家精神一无所知，而能深入禅庭的，则纯属无稽之谈，无有是处。

读禅，读来读去说来说去，永远说不清的是“悟”，是“明心见性”。什么是悟，什么是明心见性？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对此概念没有解释过，六祖慧能也没有给弟子们解释过。但是，那个境界如如不动的存在着，是毫无疑问的。只有到达那个境界的人自己知道，但也说不出。就像梦里捡到一颗明珠，醒来想拿给人看，那明珠根本就不存在一样。所以禅宗有言：悟了还同没悟。只是这“还同没悟”与“没悟”有天壤之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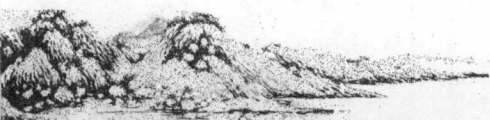
都说禅宗是智慧，而什么是智慧呢？说得清吗？去问智者，智者也无言以对。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，什么是智慧，只有神才说得清。

儒、释、道三家，释、道都有其本体，唯独儒家没有。所谓本体，简单的说，就是对天地万象源头的思考。

佛学的本体是“心”，所以又把佛学称为“心学”。“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”禅宗“非宗教第一义”，一切源于心，归于心。离开“心”这一本体，佛教和禅宗便无从谈起。

道家的本体是“道”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累之至于无穷。老子说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，这个玄之又玄，变化无穷，能产生和统摄万物的，就是“道”。

儒学无本体论，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，它是社会伦理，道德规范。虽说儒



学“五经”中包含了《易经》，《易经》可作哲学书来读，易经的本体是“太极”，“太极”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乃至无穷无尽。这“太极”和道家的“道”，好像是一回事。但《易经》并非孔子的著作，儒家的思想也并非由“太极”产生，所以不能视为儒学的本体。

老、庄思想和“易（变化）”结合，就是两晋南北朝的“玄学”。在士大夫阶层，谈玄之风盛极一时。所以同样玄之又玄的佛学一进国门，就与士大夫们一拍即合。而士大夫们都是儒家弟子，儒学的参与，与道家一起，便给完全中国化的佛学——禅宗的生发、发展、开花、结果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。

悠悠千古三家村，不只是白云深处的墟落。说不完的中华风采，尽在“三家村”。三家合流，才有中华大文化。悠悠千古“三家村”，是高山仰止的文化殿堂，是发掘不尽的艺术宝库。禅宗汲取了儒家、道家精神的精髓，是完完全全中国化的佛学。从禅门入“三家村”，大概不失为一览“三家村”宝库的捷径。

禅宗给人的，是个人内心的自我完善，所谓“明心见性”。它的社会作用，便是净化心灵，进而净化社会。若说可见的影响，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学艺术上。

禅宗对中国文学艺术影响很大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禅宗的宗旨是明心见性，求之本性，得之真心，也可说就是艺术的宗旨。源于心地，印于心田，才有文学艺术对人心的潜移默化的作用，而不是直白的说教。至于为实现这一宗旨的许多方法和原则，更是早就直接被运用于文艺创作实践。如含蓄、空灵、直指人心、非理性、非逻辑等等。而要理解这宗旨和方法，不能不了解基本的佛理禅风。

援禅入诗文书画，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唐朝的王维。他的诗、画，直指人心，旨在意境。沿着这一轨迹发展到后来，可说完全改变了中国诗画的走向。就诗歌而言，王维被后人称为“诗佛”。

被改造接受的佛学，当然不可能取代儒、道，三家既互通有无，又各自独立，各有各的价值取向。还说唐诗。另两家的代表便是李白、杜甫了。李、杜



不可能不读禅，这从他们为数不多的禅诗可知。只是人生自我的价值趋向，使他們不想成“佛”。

“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”，以道家人物自许，诗歌大多飘飘欲仙的李白，被称为“诗仙”。而“儒冠多误身”，诗意多为忧国伤时的杜甫，被人称为“诗圣”。

李、杜、王是同时代人，前后都经历了“安史之乱”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岁月沧桑。这三个人铸就了唐诗的三足巨鼎，展示了唐诗的最高成就和辉煌。也许，中国传统文化的“三家村”格局，最早得以体现的当是这唐诗时代的诗坛“三家村”了。

多年来，一直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，读了不少儒家道家的经典。近年则对佛学和禅宗兴趣大增。人称佛学为“义海”，言其广博深湛。果然，一进入就出不来了。读读写写，就有了几十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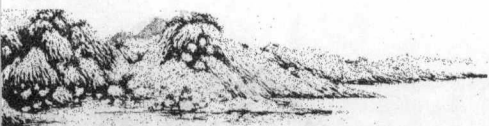
此前，也看过几部他人读禅读佛的文章，大多说佛门和禅宗的历史故事，或是读禅感悟。所以我在读读写写时，尽可能地有点自己的味道，也就是文化味，儒、释、道三家聚会，诗、文、书、画混为一谈。

写这些文字，本意是加深理解，帮助记忆。后有一家报纸专栏约稿，这样的文字陆续发表了一些。因为是给报纸写，不能说太多的佛禅。后来想到出版，动机，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略尽绵薄。哪怕只有一个人读，也算是文化普及了。出版前，将为报纸写的文字又作了修改和补充，话也说得明白了一些。

只为你

心相印

读学读禅





目 录

悠悠千古三家村（代序）/001

只为与你心心相印/001

风月无边茶一杯/008

诗画同源 无关风月/013

寒山拾得月明归/021

善恶不思 历历分明/027

风流却在诗画外/034

家在江南黄叶村/040

每逢佳处辄参禅/045

山只是山 水只是水/052

且嗅了赵州茶去/059

心涵万里山河/065

见与师同 减师半德/073

不可测度的境界/079

孤峰绝顶的超越/084

一无所有 方可见道/090

释迦牟尼指月无言/097

隐喻的行为艺术/102



我在哪里我是谁/107

不是风动不是幡动/112
几度逢春不变心/117
南顿北渐皆风流/123
何处是归程 长亭更短亭/130
自家长短几时量/136
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/140
灵山只在汝心头/145
天堂地狱 只在心中/150
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/155
独钓寒江雪/162
欸乃一声山水绿/167
被绑架的老子和庄子/173
逝者如斯 不舍昼夜/177
云在青天水在瓶/183
不落因果 不昧因果/191
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/196
客舍青青柳色新/203
古涧寒泉不是禅/207
汝归沧海我归山/211
桃花依旧笑春风/219
短笛无腔信口吹/224
清风明月无人管/229
莲花座上空空然/235

只为与你心心相印

心闲是道。一尘不染，又对红尘万象不迎不拒，正是禅境。

读文读诗乃至读画，归根结底是在读人。能读到与作者心心相印的田地，才是真入佳境。

“心心相印”这句成语，如今都用以形容男女相爱，海誓山盟。男女之间，大凡一旦相识相悦，都说是心心相印。是否真的心心相印，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。

“心心相印”，原属禅宗用语。也说成“以心印心”，更简洁些，叫“心印”。

灵山法会上，佛祖释迦牟尼拈花示众，就是拿着一枝花给大家看。那花名为优钵罗花，亦称金莲花。

“是时众皆默然，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”大家都不曾洞彻佛祖拈花示众的意思，只有大弟子摩诃迦叶会心地笑了。

世尊曰：“吾有正眼法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



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。”

“正眼法藏”即洞察正法，蕴涵万法的智慧。“不立文字”，即不依语言，只能心领神会，也就是默契。禅宗归结为“心心相印，印印相契”。“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，若能契悟者，便至佛地矣。”

灵山会上“佛祖拈花”，是释迦牟尼的最后说法。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、最上乘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十二部经，也就是十二个门类的经，全说完了。

最后的，最高层次的一次说法，就是“无语拈花”。付法迦叶后，释迦牟尼结束了四十九年的佛法传播，顺世而逝。

释迦牟尼临终，文殊大士请佛祖再转法轮，也就是再为大家说法。佛祖呵斥说：“文殊！吾四十九年住世，未曾说一字。汝请吾再转法轮，是吾曾转法轮耶？”

佛祖已拈花示众，刚说完最高佛法，文殊没能心领神会，还要佛祖说法，所以挨批评。四十九年一次次地说法，只为这最后的无语拈花，只为与你心心相印。最高佛法无一字可说，以前所说也全部归结为无一字可说。佛祖以对文殊的批评，最后说法。

释迦牟尼拈起那枝金莲花，象征着纯净的佛心佛性。迦叶见到佛祖手中的花，彻悟自己有着与佛祖不二的佛心佛性，顿时明心见性，所以破颜微笑。

依佛之知见，一切众生，人人都有佛心佛性，只因被污染，不能明心见性。释迦牟尼说来说去，只为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。悟不到这一点，便是迷，迷则众生。悟到这一点，便是觉，便是菩提，觉则圣人，觉则是佛，与佛祖无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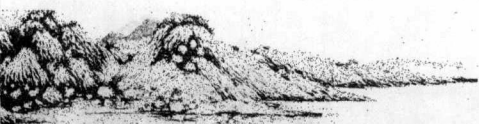
佛祖最后的说法，是掏出了自己的心给大家看。只为告诉众人，我的心和你们的心，没有什么两样。

迦叶悟了。能见闻觉知的，是自性真心，不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此即为明心见性。悟不仅属于禅宗，也同样是佛学的终极。

迦叶这一悟，直入心源，直登佛地，超越所有宗教阶段，这就是禅悟。也

只为你

心相印
读禅



就是禅宗之禅，而非佛教之禅。

禅本是佛教修行的一个手段，通过禅定，摒弃杂念，观心静虑。而到了禅宗这里，禅已是最终目的，直达心源，所以称为禅源。

佛教之禅，乃禅定之禅。禅宗之禅，乃禅源之禅。

佛教禅定之禅，属于定境，修行者借此进入万念不起的境界。禅宗禅源之禅，属于本体，即自性真心的显现。禅定之禅，舍动取静。禅源之禅，动静无所取舍。禅定之禅，只为禅定，落于禅相。禅源之禅，含纳万相，三千大千世界尽在心中，又一尘不染，真空妙有。

这些根本性的区别，使禅宗从佛教中脱离出来。当然，这一过程很长，最终的完成，并且称为禅宗，是在中国。

禅宗称“教外别传”，相当于佛教中自成体系的“独立大队”。佛教称为“教下”，禅宗称为“宗下”“宗门”。

佛祖拈花，意在启迪弟子明心。迦叶微笑，是见色明心，明心见性。摩诃迦叶与佛祖心心相



◎ 清·张凤画

此見倪元鎮畫師子林圖據非王蒙仁夢見世人亦世駭異
 稟知高人曾自浪心無有高寧實自同云口但為現世身而說
 潘者不為不修亦有醒覺人也即道人上日上豈不為當時時
 又已而醒人說之而心或我言三月漫筆成局并系不有一條生機
 信之生靈 中國山前江連南修飛鳥是時烟提可於校園主度何
 吳維小初川 上元勿張風樓之



印。佛祖并不向其他弟子解说，迦叶只是一笑。禅宗由此产生，只讲一个“悟”字。

而正因为禅宗由佛祖最后最高的说法中产生，自始至终只在于明心见性，所以禅宗丢开了许许多多的宗教仪式，直指人心，不假宗教说心，故称“非宗教第一义”。也称“踏毗卢遮那顶上行”，直奔自性真心。“毗卢遮那”即最高佛法。

佛教所有宗教形式，均属心佛二元。佛为一方，心为另一方。我求佛，佛佑我。身在此岸，求渡彼岸。

禅宗则是心佛一元，心佛不二。我即佛，佛即我。此岸即彼岸，彼岸即此岸。但要进入这一境界，必须禅悟。而要达到禅悟，并非易事。

禅宗微妙，妙不可言。

后世禅宗的“禅关”“机锋”，棒、喝交加，或是回答学人一些无理路的话，就是不明明白地解说，逼迫弟子自己妙悟。源头就是“佛祖拈花，迦叶微笑”。自己悟出是智慧，由他人解说而明白，只是知识。知识与智慧，无可比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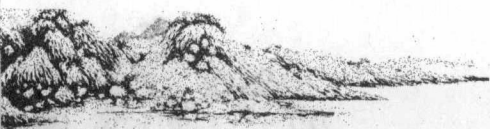
唐代会通跟杭州鸟巢道林禅师学禅，道林禅师从来没有对他说佛法禅理。有一天，会通和尚向道林禅师告辞说，我跟你好几年，你一句佛法禅理也没告诉我，我只好到别处学法去了。道林禅师笑笑说：“若是佛法，吾此间亦有少许。”说着从袈裟边上扯下几根布毛，吹了出去，会通和尚顿时大悟：“一毛头上识得自性真心。”

这一毛头就是心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

“吹布毛”禅话和“佛祖拈花”是一个道理，都是要人明心。“一毛头”和金莲花虽说不是一回事，但象征意义没什么两样。此外，禅门向学人举拳头，竖拂子，做各种各样的动作，虽然不是“拈花”，用意都是企求以心印心，使学人与大师心心相印。

能与大师心心相印，便是得师心印，与得佛祖心印无二无别。

杭州西湖中有个“小瀛洲”，洲西有康熙题写的“三潭印月”，临潭有名为“心心相印”的水榭。“印心”“印月”说的都是禅境。心与朗月相印，心与澄



潭相印，便是清净心。

在水榭合影的恋人很多，但愿都能心心相印。

相印就是一切默契无间，圆润互摄，一片天机，无容凑泊。在真如境界里，“凡即圣，圣即凡。我即尔，尔即我。天即地，地即天。波即水，水即波”。超越一切区别对待，我就是佛，佛就是我。

宋代佛性法泰禅师有首《牵驴饮江水》：

牵驴饮江水，鼻吹波浪起。

岸上蹄踏蹄，水中嘴对嘴。

这段诗偈很形象地说明了“相印”的境界。驴饮水非如此不可，心与心相印就不那么容易了。驴饮水是自然而然如此，心心相印到如此自然的程度，却是要经历一番努力和参悟的。

若把“拈花示众，迦叶微笑”引申到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欣赏，就是苏东坡所说的“每逢佳处辄参禅”。并非一定要参出个中禅理，而是求得心心相印，从而得到审美愉悦。直抒胸臆，直指人心。作者源出于心，读者得之于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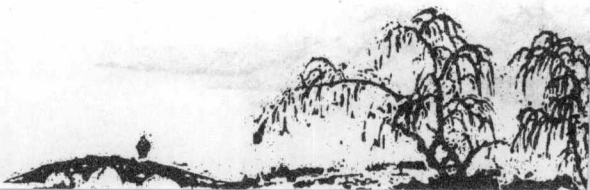
苏东坡有篇短文，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，只有八十三个字。全文如下：

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，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。欣然起行，念无与为乐者。遂至承天寺，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。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！

文字虽短，美不胜收。

见过解读这篇短文的文字，说文字虽美，但却因东坡政治上的失意，流露着抑郁。自称“闲人”，是因为被贬黄州赋闲，无所作为。如此理解，实在是离苏东坡太远了。

苏东坡是在写心，心如月色空明。所谓“闲人”，心中一尘不染，心闲是道，正是禅境。别忘了，东坡是明心见性的禅者。如此读，如此解，也只能如



此读解，方与苏东坡心心相印，自己的心境也清静了许多。在如此纯净的文章里寻找烦恼，东坡不许。

同样喜欢的，还有一篇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。共一百六十个字，全文如下：

崇祯五年十二月，余住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、鸟声俱绝。是日更定矣，余挈一小舟，拥毳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看雪。雾淞流砌，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至亭上，有两人铺毡对坐，一童子烧酒，炉正沸。见余大喜，曰：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？”拉余同饮。余强饮三大白而别。问其姓氏，是金陵人客此。及下船，舟子喃喃曰：“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

非常漂亮的文字！

张岱生长于官宦之家，前半生过得繁华奢靡。作此文时，已家道衰落，年届花甲。再十年后，已家无隔夜之粮，饥寒交迫，几乎自杀。夜静独往湖心亭看雪，看似有“雪夜访戴”的雅兴，其实已近乎梦游。所说景致，已是痴人说梦。世事人生，仅一痕、一点、一芥、两三粒而已。人生如梦，应是张老先生的真实感受。

读柳宗元《江雪》，感受的是清静。读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，感受到的是梦境。同样是写雪景，一清晰明朗，一模糊朦胧。我这样读张岱，不知是否得张岱心印。

读文读诗乃至读画，归根结底是在读人。能读到与作者默契，心心相印的田地，才是真正契入佳境。也就是陶渊明所说的“每有意会，欣然忘食”。也就是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的审美愉悦。

西藏达赖六世诗人仓央嘉措的诗《只为途中与你相遇》，毫无疑问是诗中的精品。今天的诗人，据我所读，已难有此中真诚，难觅此等境界。诗篇如下：

那一天，

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里，

只为与你

心心相印
凉亭读解

